

人文大師下午茶 · 邢義田院士 「親愛的，我把古代變近了！」

時 間：112 年 5 月 30 日（二）14:00-16:30

地 點：國立臺灣大學藝文中心雅頌坊

主辦單位：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國立臺灣大學

主 講 人：邢義田（中央研究院院士）

主 持 人：戴麗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與 談 人：石昇烜（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學者）

李昭毅（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暨研究所助理教授）

高震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傅 揚（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游逸飛（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黃怡君（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

黃儒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劉欣寧（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歐陽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學者）

記 錄：鄧涵云（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並由戴麗娟研究員審訂。



圖一：邢義田院士（中）、戴麗娟研究員（右五）與青年學者合影

邢義田院士在五十餘年的研究生涯中，研究過的課題包羅萬象，從古人的書寫姿勢，到中國的天下觀。邢院士所運用到的不僅是傳世文獻，還包括各式考古出土物件，加上實地到遺址踏查；近幾十年更擴及運用 GPS 定位、Google Earth 等工具，帶我們從空中考古、重新探訪秦漢長城，突破無法到現場踏查時的限制，甚至能看到如今到現場也看不到的遺跡。

「親愛的，我把古代變近了！」這個題目，扼要地傳達了邢院士近幾年的工作內涵和方向。在過去三、五年間，邢院士主要希望做的，正是試著把遙遠的古代帶到讀者面前，讓大家不再認為古代模糊、遙遠且冰冷。本次的演講，即是從幾個不同的面向，介紹邢院士近幾年為了達成上述目標所做的三大主要行動。

一、將遙遠古代拉近：口語傳播的重要性

邢院士認為，在過去的研究生涯中，已經書寫了不少符合學界規範的史學論文，然而這樣的論文事實上只存在於學院之內，不會吸引一般讀者閱讀。於是邢院士不斷自問：我仍要繼續書寫這樣的論文嗎？現在是否應該、能夠從原本學術規範的論文模式之中掙脫出來？

於是，現在邢院士更著重在到各處演講，因為邢院士認為，當你面對你的聽眾、讀者，要如何用當代的語言讓在座的每一個人都能很直接地接收那些訊息、要講些什麼，這時候就不能再用寫論文的方式，而要調整語言表述、調整內容，如何讓彼此真正在一個空間裡面、如何用短時間有效傳達。

幾年前邢院士在復旦大學的演講，集結出版為《立體的歷史》一書，保留了口語的形式，因此就有別於對大眾而言枯燥乏味的論文集。這本書在海峽兩岸都有不錯的反應，這樣的經驗給了邢院士如此的啟發：我們是否一定要用文字傳達歷史知識？是否也可以用面對面的方式，更有效更直接地把遙遠的古代傳達給觀眾和讀者？這或許是一個從能夠從原本學術規範的論文模式之中掙脫出來的機會。於是，邢院士近幾年致力於前往各處進行不同主題的演講。

二、視覺性材料的運用：色彩繽紛的古代世界

在邢院士過去的學術訓練經驗中，歷史系傳統所看重的史料，是以文字材料為主。邢院士在大學的尾聲，正好得到機會修習臺北故宮的李霖燦先生所開設的中國藝術史課程，課堂內容主要是由老師講解故宮的名畫；自此他開始注

意到，古人留給我們的，不只是文字材料。邢院士有一本關於畫像石、畫像磚與壁畫的研究著作，命名為「畫為心聲」，即是強調，在文字之外，圖畫也同時能夠傳達古代的心聲，我們不該排除文字以外的材料，而是應該將古代各式不同的材料融合為一，更為立體地看待古代世界。

邢院士又進一步思及，當我們閱讀文字史料時，觸目所及都是黑白的。但是事實上，黑白並非人類的視覺習慣。人類所見的其實是彩色的世界。必須是彩色的世界，才是與人們當下經驗相合的。並且，色彩在古代其實是非常重要的元素，例如穿戴服飾的顏色，在古代是與身分、社會秩序相關的。若僅只是閱讀《史記》、《漢書》等史書，我們無法想像古人是生活在何種面貌的彩色世界。如果色彩消失，我們就會感覺模糊、遙遠、冰冷。正如電影拍攝常用的手法，若是要呈現過去的事件，便會採用黑白或者泛黃的效果。此事體現，在導演和觀眾之間有一個共同的認知，亦即屬於當下的是飽滿的全彩，而一旦談及遙遠的過去，就是黑白、褪色的。

近十數年來，東西方不約而同運用現代科技，復原古代材料的顏色。例如漢代的畫像石，長久以來，研究者以為，即石頭原色上有線條的勾勒；如今經過科技的修復，修復了顏色，我們終於明白漢代人之視死如生，希望將眼前的彩色世界描繪下來，放入地下墓葬。秦始皇的兵馬俑原本也應該是彩色的，然而今日剩下陶土的顏色，晚近小心地運用現代科技還原、保留曾經存在的顏色，我們才看見了兵馬俑曾經彩色的面貌。

不只是中國的畫像石、兵馬俑等，西方的希臘雕像等古代文物，也在現代科技的還原、學者專家的證明之下，被發現與證實其原本為彩色。此事反映不論東西方的古人皆有一種內在衝動，即是試圖將眼前所見的彩色世界，複製在屬於未來的地下世界。彩色世界才是人們視覺上習慣、接受、親近、感覺到的樣態。古代人的心情和感受其實和現代人並沒有那麼不同，眼見的皆是全彩的世界，也皆為彩色的事物吸引。現代影像技術發達，得以將古代的场景以彩色的形式製作成歷史劇，呈現在現代人面前，使之充滿吸引力。邢院士試著透過色彩，讓聽眾讀者體會到古代其實並不如人們所想像的陌生與渺遠。

邢院士為近期將出版的《古月集》所寫的序，將題目命名為「為歷史稍稍上色」。該書最初是 2011 年在北京中華書局出版，而現在的全新增訂版最大的特色，是將原本黑白的附圖全數改換為彩色。希望讀者在閱讀關於古代的文字，同時看到作為證據的彩色附圖時，能因為色彩而感覺到古代與我們稍稍接近一些。

關於人類所見世界的黑白與彩色，和腦神經相關。諾貝爾生理學獎得主艾力克·肯德爾（Eric R. Kandel）是腦神經科學家，專門研究人類所見的事物如何儲存變為記憶，其獲獎的著作，由黃榮村先生翻譯的《啟示的年代》，由腦神經科學的角度，研究人類是如何吸收、認知圖畫與藝術。閱讀此書使邢院士瞭解到，歷史是如何失去了原有的色彩：我們會忽視彩色的圖像，是因為我們長久以來接收的歷史訊息都是建構在文字材料之上，是透過文字形成的腦中記憶。對腦神經而言，文字是圖形，因此若此由眼睛進入腦中的圖形為黑白，則在腦中儲存的記憶便是黑白的；故而，從腦內提取關於歷史的影像時，看到的即是黑白的。

三、科技工具的運用：Google Earth 所見的長城

近幾年由於正好碰到疫情，無法出門做田野考察，在隔絕的環境下，邢院士開始心無旁騖地在家裡探索 Google Earth，試著找尋秦漢長城的位置。秦漢長城的位置問題，原本並不在邢院士的研究視野中，因為《史記》已有明確記載：「齊宣王乘山嶺之上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州，千餘里，以備楚」，所以長城位置似乎並不構成一個需要研究的問題。2018 年邢院士到北京大學訪問，參加了前往內蒙古的旅行，第一次看到陰山及其南麓的古代邊防要塞遺跡。當時，內蒙古考古研究所贈送給邢院士許多長城相關調查報告，報告中有許多附圖，但是都沒有註記經緯度，無法讓人瞭解遺址實際上到底在何處，也無法在 Google 地圖上標定。邢院士於是開始嘗試能不能真的在 Google Earth 上找到長城遺址。

邢院士在 Google Earth 上內蒙古的位置，發現了奇妙的線條，且在線條之下隔一段距離都有方形的建物，瞬間明白，這就是長城遺址，方形建物即是古代邊防要塞。邢院士在 Google Earth 上找到了完整的陰山以北兩道長城，精細地標定了經緯度，將此次研究成果出版為《Google 地球與秦漢長城》一書。

不過，這些遺址究竟是否為秦漢長城，仍是一個尚待解決的問題。蒙古的學者認為該遺址為成吉思汗長城，俄國學者認為應是遼朝的長城，邢院士則認為是秦漢長城。邢院士找到文獻的證據，排除不可能的部分，留下可能的說法，但是這一切仍是要等到真正的考古發掘才能加以證實。因為這兩道長城在陰山以北，一道離陰山一百多公里遠、另一道離陰山五十多公里遠，這讓邢院士充分地覺悟到，漢代時的擴張並不止於陰山以南，而是隨著國力擴張、漢武

帝北伐匈奴，直到昭帝、宣帝時期，漢代的邊界不斷地往北推至極限。守不住邊界時，會再往南退，東漢光武帝時甚至退到了陰山以南，匈奴此時又進入了陰山以南。漢代與匈奴之間，沒有固定的國際線，完全端看雙方力量的博弈。有些人認為，長城是和平的象徵；若是邢院士關於秦漢長城的說法成立，則長城應該說是「擴張的象徵」。這個新的研究給了邢院士有別於過去的新認知，因此出版《Google 地球與秦漢長城》一書，把古代拉近，拉到了每個人的電腦裡。每個人都可以坐在家中，利用邢院士標出的經緯度，看到一條條的長城。

以上是邢院士近幾年致力進行的工作，總結而言，即歷史學應該與時俱進，隨著新工具的出現，歷史學研究也不該繼續保守地只關注文字材料。邢院士認為，只關注文字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出土的文物眾多，包含大量的非文字材料，蘊含著很廣闊的一片天地。不同於藝術史的道路，歷史學研究關注的仍是歷史學問題，但是如今將可以運用的材料範圍擴大。

四、提問與回應摘要

提問：自疫情爆發後至今，無法輕易到中國進行實地考察，這似乎已經成為我們這一代學者的處境、成為目前面臨的問題。請問邢院士如何看待身在臺灣進行中國史研究一事？我們還有什麼樣的突破方式？

Google Earth 其實有很大的限制，畢竟是從衛星觀測，距離較遠，拉近以後仍較為模糊。現代已經有非常多元的工具，可以根據想要解決的問題選擇和運用。例如無人機，可以在小範圍之內離地面近距離飛行，把地面上肉眼看不到的一切拍攝得一清二楚。根據考古學家的說法，世界上有許多遺址，由於留下來的痕跡太少，在地平線上其實是肉眼所看不見的。但是到了一定的高度以後，就可以看見，其實遺址清清楚楚地就在該處。無人機可以飛至一定的高度，清晰度優於衛星，若將無人機和 GPS 定位結合運用，未來應有無限可能。除此之外，由於地表上常有植被以及後起建築遮蔽古代遺跡，不論是衛星或者無人機皆無法觀測到，因此「光達」雷射透視便是一個絕佳的方式。光達雷射可以穿透地表的障礙，能夠觀測地底的古代遺跡。運用各種工具，我們可以比過去掌握更多證據，能夠解決非常多曾經造成爭議的問題。例如過去曾有關於文明的發源處是在大河兩側，抑或是河邊的臺地的爭議，如今就可以運用更多方式觀測遺址、更多的數據分析，解決這樣的問題。

提問：關於歷史的普及化，除了演講之外，是否有更多元的方式，可以讓史學家參與更多歷史傳播的工作？

現在是多元化的時代，傳播工具也非常多元，史學家毫無疑問地應該用更多方式積極參與傳播。不過傳播方式與個人特質、興趣、表達能力有關，因人而異，每個人適合不同的方式。例如邢院士一直試圖寫一部非論文式的秦漢史，但是在嘗試改變自己的寫作習慣時，就發現要跳脫長年累積下來習慣的表達方式，是非常困難的。

提問：邢院士曾經寫過關於明代木簡的文章，想請問，到了明代時，紙張已普及多時，為什麼仍會有木簡，而未被紙張取代？

木簡的使用其實延續到相當晚的時期，直至清朝、滿洲時代，在某些場合都仍有木簡，目前也有研究文章已經發表。木簡是在特定的場合為了特定的目的使用，也有可能是制度性的使用。另外，由於古代造紙不易，在某些情境下，木簡比紙張更加容易取得、方便、有效。此問題仍有許多探討的空間，更多的出土材料、現代工具的運用，都帶來一些在我們過去想像之外的發現。

提問：當我們在閱讀歷史，探討遙遠的古代時，應該先把古代視作與我們相似，還是與我們不同（過去是異邦），來理解古代的社會文化、行為等？

從邢院士的角度，是試圖想將陌生的變為不陌生。例如寫歷史小說，是試著用今天的語言和認知將古代再現於讀者面前。邢院士也想將這樣的不陌生感傳遞給下一代，將雖然是不同的、遙遠的古代，拉近到現代人面前。

提問：當我們研究了古代史、得到對古代的認識，這樣的知識能否幫助我們認識現代的世界？

邢院士認為古代的知識非常能夠幫助我們認識現代。例如目前的政治體制，之所以是現在的型態、海峽兩岸何以呈現如此不同的型態，是當下的問題。但是如果我們對自己所接受的文化傳統有深切的瞭解與反思，就會發現其特點所在，看見自己的特色。邢院士當年出國時，選擇研讀西方古代史，閱讀亞里斯多德、柏拉圖等西方史學原典，瞭解他們如何看待自己、如何思考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如此與現今的我們對比之下，就會發現當前的政治體制看似接收了西方制度，但是內在仍有揮之不去的傳統的影響存在。擁有對西方古代的瞭解與視野，邢院士在看待其他事物時，便能有不同的問題與思考。

提問：人類對顏色的認知，除了生理方面的感知，也受到了後天社會化過程的影響；因此古代和現代，或者相同時代的不同民族，對顏色的認知和解讀是不同的。於是想請問，在把古代還原成彩色世界時，如何確保我們的解讀方向正確？

實際上，進行歷史研究就是提出一些看法，我們很難保證看法、解讀方向必定正確。例如本次演講所談的秦漢長城，由於長城經過不同時代不斷地修補與利用，我們也不能百分之百斷定必定就是秦漢長城。